

上
YOUJIE
WORKS

尤四姐 著
人世间有百媚千红，
唯独你是我情之所钟。

浮图塔



古言当红作家
尤四姐
以笔当歌，再叹
宫廷爱恨情仇

他是权倾朝野的掌印督主
忍辱负重，绝代风华

她是本应殉葬的柔弱才人
茕茕孑立，形单影只

没有温暖的心 / 却有世上最动人的眼睛

波波折折，只为最惊心动魄相遇！

最美督主肖锋 PK 银幕美男雨化田！
2015，这个夏天，我和厂花有个约会！！

这世上最美不过灯火阑珊处 / 佳人戴盔甲
着铠甲 / 落拓不羁 / 与他并肩而立

赠送超值番外

浮城

上
YOUJIE
WORKS

尤四姐 著

人世间有百媚千红，
唯独你是风情之所钟。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浮图塔：全2册 / 尤四姐著. — 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5

ISBN 978-7-5399-8061-4

I. ①浮… II. ①尤…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00030号

书 名	浮图塔:全2册
作 者	尤四姐
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邹立勋
选题 策 划	花火工作室(长沙)
责任 编 辑	胡小河 姚 丽
文字 编 辑	张曼璐 李 婕
责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集 团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集 团 网 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湖南翰林文化商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毫米 1/16
字 数	293千字
印 张	18
版 次	2015年6月第1版，2015年6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8061-4
定 价	50.00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CONTENTS

第1章	惊塞雁	001
第2章	春欲暮	006
第3章	锦余寒	010
第4章	红粉面	014
第5章	官楼闭	018
第6章	露微意	023
第7章	思无穷	028
第8章	兰露重	033
第9章	花淡薄	038
第10章	更漏残	044
第11章	几重悲	049
第12章	似千里	054
第13章	惊骤变	059
第14章	怯晨钟	064

第15章	无留意	069
第16章	墙外道	073
第17章	苦难双	078
第18章	梨花雪	083
第19章	一阕春	088
第20章	空外音	093
第21章	感君怜	098
第22章	乌金坠	103
第23章	已着枝	109
第24章	怯初尝	114
第25章	约重来	119
第26章	意徘徊	125
第27章	游似梦	130
第28章	宜相照	135



目录

CONTENTS



第29章	与谁同	140
第30章	此中人	146
第31章	怜幽草	151
第32章	弄晴昼	156
第33章	楚天阔	161
第34章	高唐路	166
第35章	醉明月	171
第36章	寄幽怀	177
第37章	意先融	183
第38章	甚况味	188
第39章	压重门	193
第40章	一枕春	199
第41章	千娇面	205
第42章	不留行	210
第43章	自悲凉	216
第44章	近孤山	222
第45章	微云度	227
第46章	帝王洲	232
第47章	却无情	239
第48章	点绛唇	245
第49章	双雁儿	249
第50章	搅青冥	255
第51章	醉翁意	260
第52章	相怜计	266
第53章	过危楼	272
第54章	凝泪眼	277

第1章 惊塞雁



隆化十一年春天，下了很长时间的雨。都城被浸泡在水气里，约摸有四十来天没有见到太阳了。

江山风雨飘摇，一切都岌岌可危。高卧龙床的元贞皇帝病势每况愈下，中晌听说已经停了饮食，也许再过不久就要改年号了。

谁做皇帝，对于乾西五所的宫眷来说并不重要。女人眼皮子浅，不似朝中大臣心怀天下，她们只知道自己进宫不过月余，卑微的封号才刚定不久，接下来迎接她们的不是帝幸，不是荣宠，也许是庵堂里的青灯古佛、皇陵里的落日垂杨、地宫里冰冷潮湿的墓墙……

谁知道呢！

“早料到有今日，当初就不该进宫来。”一个选侍站在檐下呜咽，“皇上正值壮年，谁知……竟是个没寿元的。”

“这种事何尝轮到咱们自己做主？”另一个捂住她的嘴左右观望，压着嗓子道，“你小声些儿，叫人听见了，咱们只怕捱不到最后，倒要先行一步了。”

“如今还怕什么，只求老天开眼，保吾皇万寿无疆，让咱们多活两年，便是上辈子积德行善的福报了。”

人常说一朝天子一朝臣，后宫的女人何尝不是这样。既进了宫，万事系在皇帝一身。君王体健，她们不说何等优渥自在，至少性命尚且无虞；君王身死，膝下有子女的可以退归太妃位，至于那些无所出的、位分低微的，娘家再没个倚仗，似乎不会有什么好出路了。

这庞大的、千疮百孔的帝国，落到谁手里，都是个无法转圜的死局。大邨开国至今已有二百六十四年了，这二百多年里经历过辉煌，也出过英主。彼时开疆拓土，迁都京师，令八方来朝，四海称臣，盛世繁华，历朝历代无一能及。然而国运也有轮回，当初意气风发的少年郎渐渐老迈，拖着臃肿的身躯，反应迟钝，接下来如何，没人说得清。

音楼把直棂窗阖上，转身到桌前沏茶。青花瓷杯里注进茶汤，高碎的残沫儿在沸水里上下翻滚。

“喝茶。”她往前推了推，“雀舌的沫子也比针螺要好，我老家产茶，进了宫，反倒连个茶叶的边儿都摸不着了。以前片子里头还要挑嫩尖，现在只有喝零料的份儿了，可怜。”

她总是这样，天大的事与她都不相干似的，说话的时候脸上带着笑，就连在她肩头刺花，她也是笑着的。李美人没她那么好的兴致，隔开杯盏蹙眉叹息：“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思品茶！”

什么时候？大约是死到临头了。她也忐忑，但是又能怎么样！她坐下来，拿盖儿刮了刮浮沫，慢慢道：“咱们这些人是笼中鸟，进了宫，生死早就不是自己能掌握的了。不过活了一天，算两个半天。等旨意颁了，往后怎么着，看各自的造化吧！”

李美人沉默下来，愣愣看了她半天才道：“怪我多事，现在想想，当初你要是被撵出去，也就不必操今天这份心了。”

音楼听了笑道：“撵出去了日子是好过的么？说不定还不如现在。弟兄不待见，将来嫁人，也别指望能配好人家。没出息的傻丫头，保个姨娘的媒就不错了，还能蹿到天上去？其实现在也不必太过忧虑，太医院那些医正都有手段，兴许研制出什么方子来，一下儿就把万岁爷的病治好了。”

这么开解一番，倒也略感宽怀。虽然皇帝的病拖了两年不见起色，毕竟还没咽气。像以往死过去好几回，不也救回来了吗，这次一定还有这样的造化。鬼门关转一圈，权当下江南了。

至于音楼和李美人的交情，原有一说。她们同批进宫，譬如乡里赴考的生员，要是论起来，也能称作同年。一道进宫门，一间屋子里验了发肤手足，后来一个成了美人，一个糊里糊涂挣了个才人。

当然了，才人还是个喝高碎的才人，依旧上不了台面。不过不用进浣

衣局做工，且有时间春花秋月，已经是人生一大乐事了。她没想过承雨露之恩，皇帝缠绵病榻，后宫早就形同虚设。只是这样的境况，仍旧三年一大选，里头打的什么算盘，细想令人胆寒。

一阵风吹来，槛窗不知怎么开了，绵密的雨飒飒落在书页上，把案头淋得尽湿。李美人起身拨木栓，突然回过头问她：“你说我们会不会充为朝天女？”

音楼打了个寒战，这种事心知肚明，何必说出来！

朝天女的来由，简而言之就是拿活人殉葬。大邺建国那么多年，这条陋习从来没有废除过。她们这些人，在当权者眼里还不如蝼蚁。皇帝是这泱泱华夏的主宰，是所有人的天。活着的时候享尽荣华富贵，死了也要带一帮人下去伺候。皇帝一旦停床，内官监的太监就准备拟名单了。这是公报私仇的好机会，大臣们纷纷开始行动，朝堂之上不能肃清政敌，就设法算计对方的女儿，弄死一个是一个。不过死也不是白死，丧家从此有了特定的称谓，叫“朝天女户”。这种荣耀世袭罔替，下一任皇帝会对其家人给予优恤，以表彰她们的“委身蹈义”。

究竟死与不死，没人说得准，得看运气。音楼放下茶盏道：“如果命大，出家或是守陵，还能有一线生机。”

李美人缓缓摇头：“只怕轮不着咱们，太祖皇帝驾崩，殉葬者一百二十人之众。成宗皇帝少些，也有四十余人。后来的皇帝多则七八十，少则五六十，到如今成了惯例。你算算，乾西五所里有多少人？加上那些御幸却未有子女的，加起来恰好够数了。”

够数了，一个也别想逃。朝天女的人数无定员，一般是往多了添，没有削减的道理。她抬眼看檐外飞雨，鼻子有些发酸：“我们倒罢了，承过幸的妃嫔也逃不脱，真是可悲。”

“你还有心思同情别人么？咱们守着清白身子殉葬，细想起来谁更可悲？”李美人抚抚褙子上的摘枝团花，缓步踱到门前，“音楼，眼下能救咱们的，只有司礼监的那帮阉竖了。”

说起司礼监，足以叫人闻风丧胆。当初成宗皇帝重用宦官挟制朝中大臣，无非是出于相互制衡的考虑。谁知后世帝王效仿之余发扬光大，到现在成立了缉事衙门，提督太监甚至代皇帝批红，一手把持朝政。像这种嫔妃殉

葬的事，自然也在司礼监的管辖范围之内。

音楼怔怔望着她：“你有什么打算？”

李美人似有些难堪，趑过身道：“我记得曾和你提起过秉笔太监闫荪琅，你还记不记得？眼下皇上病势汹汹，有门道的早就活动开了。咱们在后宫无依无傍，还有什么逃命的方儿？等到诏书下来，一切就都晚了。”

音楼骇然：“你要去和那个太监谈条件吗？这会儿去，正中了他下怀。”

李美人凄恻一笑：“我在宫里孑然一身，还有什么？无非要我做他的对食，我也认了。比起死来，孰轻孰重，压根儿用不着掂量。”

她目光死寂，想是已经打定了主意。音楼起初还浑浑噩噩，到现在才切实感受到末日的恐慌。真的走投无路时，没有什么舍不下。所谓的对食，就是太监宫女搭伙过日子。虽然没有实质内容，但对外形同夫妻，跟了就是一辈子的事。内廷女子能选择的路不多，一些有权有势的太监膨胀到了一定程度，最底层的宫女已经满足不了他们畸形的自尊，于是就把触手伸向了有封号的低等宫妃。皇帝呢，则因为太过依赖那些宦官，加之女人众多顾不过来，即便是有耳闻，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予追究。

配给太监，但凡有些傲骨的谁愿意？真要相安无事倒罢了，岂不知越是高官厚爵的，反倒比外头寻常男人更厉害。早年曾经发生过执事太监虐杀对食的事，皇帝听说后不过赏了二十板子，轻描淡写就把案子结了。李美人要是自投罗网，岂不是才出狼窝又入虎穴？

她想劝她三思，可是又凭什么？生死存亡的当口，各人有各人的选择。李美人迈出去，穿堂里回旋的风卷起她的衣角，愈行愈远，隔着蒙蒙雨雾瞧不真了。音楼攀着梨花榻扇门呆呆目送，心里觉得惆怅，都去找出路了，只有自己，人面不广，除了等死没别的办法。

“主子，咱们怎么办？”她在地心转圈的时候，婢女彤云亦步亦趋跟着，“您说李美人要是说服了闫太监，会不会拉咱们一把？”

音楼抬眼看房顶，说：“这时候，谁顾得了谁？”

彤云带着哭腔跺脚：“这是性命攸关的大事，您快想辙呀！”

她也不想坐以待毙，可是有劲没处使，怎么办呢？

“你是让我找太监自荐枕席？我好像干不出来。”她讪讪调开视线，“再说就算我愿意，也没人要我啊！司礼监今儿肯定吃香，我就不去凑热闹

了，要不上御马监试试？御马监现在也是香饽饽……你说沦落到叫太监挑拣，心都凉了。”

彤云感到一阵无力：“活着要紧还是脸面要紧？其实别处瞎忙都没用，眼吧前只有司礼监的掌印、秉笔握着生杀大权。如果能攀上掌印太监，那咱们的脑袋就能保住了。”

掌印太监提督东缉事厂，是太监里的头把交椅，权倾天下。音楼才进宫的时候，曾远远见过东厂的人。头戴乌纱描金帽，身着葵花团领衫，领头的系鸾带，穿曳撒，左右绣金蟒，从汉白玉的月台上走过，那份气势如山的排场，叫她至今都不能忘。

可是太监阴狠狡诈，哪里那么容易攀交情！她靠着朱漆百宝柜嗟叹，掌印太监肖铎媚于侍主，凭借着帝后宠信设昭狱、陷害忠良。同他打交道，只怕死得更快啊！

第2章 春欲暮



天色渐暗，雨势似乎小了些。昼夜交替的时辰，外面的暮色是稀薄的蓝，恍恍惚惚，有些分不清是黎明还是傍晚。

负责掌灯的太监挑着灯笼到檐下，拿长杆儿往上顶，一盏一盏挂到铁钩上。乾清宫从昏沉里突围出来，仿佛凄迷世界里唯一的明亮，堂而皇之伫立在那里。但也只一霎，后面的交泰殿和坤宁宫相继亮起来，连成一道线，又是煌煌的一大片，这就是紫禁城的中枢。

赵皇后脸上泪痕未干，哭得时候长了，眼泡都有些浮肿。她穿过龙凤落地罩到外间，招了医正们问皇帝病势，“依着脉象，圣躬何时能大安？”

宫中忌讳多，即便是不好了也不能明着问什么时候死，太医更不能不带拐弯地答，只弓腰回话：“万岁爷脉象软而细，医理上说精血亏虚不充则脉细软，阴虚不能敛阳则脉浮软。臣等先前瞧了，主子手足心热、口咽干燥、舌红无苔，病势和昨儿相比，又略进了一层。”

皇后微吁口气：“前几天还好好的，不知怎么一里一里亏成了这副模样。”她回头看，床前垂挂的黄绫缎子没有合拢，缝隙里透出一张青灰的脸，口眼半开，业已死了一大半似的。她很快调过视线来，不动声色领着一干候旨的王公大臣进了配殿里。宫婢搀她在地屏宝座上落座，她定了定神对跟前太医道：“我问病因，你们太医院总是支支吾吾地搪塞，到现在也没个明白话儿。眼下诸臣工都在，既是族里宗亲，又都是皇上素日的心腹近臣，这样紧要关头，不必避忌那许多了，你们有话但说无妨。把人蒙在鼓里总不是方儿，万一有个好歹，只怕太医院担当不起。”

带班的陈太医打个寒噤，愈发躬下身子：“圣躬抱恙，太医院所作诊断，所开方子，俱要密封存档。没有万岁爷的示下，咱们就是吞了牛胆，也不敢往外透露半个字。可如今这情势，刨开了腔子说，下臣们也正诚惶诚恐。既然娘娘下了懿旨，那臣就斗胆同诸位大人交个底儿。臣请万岁脉象，飘如浮絮，按之空空，乃是个内伤泄泻之症。这种病症需静心调息方可。上月主子曾召臣问脉，那时候主子就有骨蒸潮热的症候。这病怎么由来呢……”他咽了口唾沫，“多由久病伤肾，或禀赋不足所致。臣开方子，叫断了温燥劫阴之品，以滋肾养肺为主。那个……幸御后宫的事儿，臣当时也向主子奏明过，现今主子病势愈发凶险，想来并没有将臣的奏请放在心上。”

在场众人一听都有些尴尬，太医的话很明白，皇帝卧床的病因就是不遵医嘱，纵欲过度。先前咳痰带血还有可恕，刚才可不是微微的一点细丝儿了，仰脖子一大口，嘴里鼻子里一股脑儿涌出来，看着真惨人。

皇后怔了会儿，恨声道：“这么大的事儿，怎么没有一个人来回我？你们瞒得好，看看瞒出祸事来了！”说着又掖泪，“我也劝过的，但凡能听进去一字半句，也不会落得今天这步田地！当着面儿劝诫得多了，翻来覆去总那几句话，到后头惹他不耐烦。我是一国之母，原不该说那些，可几位皇叔和臣工瞧瞧，承乾宫那位没日没夜地纠缠，眼下掏空了身子，谁能造出个救命的灵丹妙药来？”

后宫的事本来是皇帝的家务事，对谁青眼有加就宠幸谁，外人没有置喙的余地。要是小打小闹倒无妨，可现在出了动摇根基的大乱子，抬到明面上来，就不得不好好理论理论了。承乾宫自大邳开国起就定为贵妃住所，现在这位贵妃姓邵，和皇帝颇有渊源。邵贵妃原先是东宫一位太子宾客的未婚妻，机缘巧合下遇见了当时还是太子的元贞皇帝，两人相谈甚欢，一来二去就有了感情。但是储君夺臣妻，传出去岂是好听的？这事儿传到了代宗皇帝耳朵里，一通训斥之后就撂下了。后来男婚女嫁各不相干，原以为过去就过去了，谁知皇帝即位后头道旨意就是勒令邵贵妃夫妇和离，并且正大光明把邵妃接进了宫里。失而复得自然恩爱异常，一心一意过起夫唱妇随的日子来，把后宫众人扔进了犄角旮旯。

人一辈子能遇见个真爱，方不枉此生，这道理人人都知道。然而平头百姓办起来容易的事，对于皇帝却难如登天。假使手段够老辣，各方权衡压制

不起波澜，众人敢怒不敢言，过上几十年，年纪大了，煞了性儿，不平也就过去了。偏偏皇帝身底儿弱，邵贵妃宠过了头难免骄纵跋扈，到根节儿上，就怪不得有冤报冤了。

这矛盾，叫大臣们怎么说呢？言官会骂人，武官会打架，可皇后对贵妃的牢骚他们管不了。话头子既放出来了，往后该怎么办，大伙儿心里有底。只不过皇帝暂时还没咽气，嘴上也不方便应承什么。

众人皆缄默，气氛有点僵，这时候一个绯衣玉带的人出来解了围，和煦道：“万岁爷圣躬违和，这几日人心动荡，我瞧着有失体统。咱们食君之禄忠君之事，为主子分忧是份内的事儿。主子一时抱恙，不碍的。该当咱们的差事不丢手，照旧替主子把好门户，方不负主子的委任。依在下的愚见，各人还是妥当镇守各部，该呈敬的票拟不要拖，咱们司礼监能批红的就代主子批了，决定不了的大事等主子龙体康健了再行定夺。这段时间阁老们辛苦些，不求主子犒赏，图自己一个心安。”又对皇后拱手作揖，“请皇后娘娘放宽心，万岁爷福厚，这回不过是个小坎儿，迈过去自然就顺遂了。”

他一说，众人忙附和：“肖大人言之有理，臣等必定鞠躬尽瘁，以报万岁知遇之恩。”匆匆表过决心，也不在宫里死等了，却行退出了配殿。

灯光略亮了亮，是他站在烛台边拨弄灯芯。迟重的金色映着他的脸，白璧无瑕。他有极漂亮的五官，很多时候唇角抿出凉薄的弧度，微微上挑的眼梢却有他独特的况味，当他专注望着你，便衍生出一种奇异的悲天悯人的错觉来。

然而错觉始终是错觉，和他打过交道的都知道。他下得一手好棋，不管手段多见不得光，说出来的话却永远冠冕堂皇。权利是个好东西，为他润色，让他顶天立地。从“年少喜功”到如今的大权在握，有一把利刃在身边，总能让人感到安心。

“肖铎……”皇后叫他一声，只觉气涌如山。

他阁下铜剔子来搀她，手势熟稔地把她的胳膊驾在小臂上：“娘娘看护了皇上一整天，该歇歇了。自己身子骨也要紧，臣送娘娘回宫。”

皇后跟他下了丹陛，前面是两个挑灯的宫婢，细雨纷纷里他替她打着伞，四周暮色合围，反倒让人沉淀下来。她长叹一声，慵懒靠在他肩头。

“娘娘累了。”他撑伞的手仔细把她圈住，“回头臣替您松松筋骨，娘

娘该睡个好觉了。”

回到坤宁宫，正殿里侍立的人都退了出去。这是三年多来养成的习惯，只要有肖铎在，皇后娘娘身边就用不着旁人伺候。

皇后坐在妆台前拆发髻，身后的人上来接她手里的朝阳五凤挂珠钗，取了象牙梳篦来给她篦头，一下一下从头到尾，仿佛永远不会厌烦。皇帝亏欠她的温存，从他这里得到慰藉，虽还是不足，但也聊胜于无。

他从黄铜镜里观察她的脸，在她肩头拢了拢：“娘娘心里的焦虑，臣都知道。退一万步说，就算皇上有什么不测，您还是六宫之主。且放宽心，有臣在，就算粉身碎骨，也会保得娘娘安然无虞。”

他的手按在她肩头，虚虚的不敢压实。皇后把手覆在他细白的手指上，用力握了握：“你瞧皇上还能撑多久？”

他眯眼看龙凤灯台，长长的睫毛交织起来，什么想法也看不出，虚虚实实总显得迷离。隔了一会儿才道：“左不过就是这两天的事，娘娘要早作打算。皇上只有一子，眼下还养在贵妃宫里。究竟是把荣王殿下推上宝座，还是在诸皇叔之中挑拣人选，全看皇后娘娘的意思。”

皇后从机子上扭过身来看他：“要想日后过得舒心，自然是拿荣王做幌子最好。子承父业天经地义，大不了钦点几位托孤大臣，权利好歹还在自己手里。只不过邵妃那贱人怎么料理？她要是活着，怎么也要尊她一个太后的衔儿，到时候要办她可就难了。”

肖铎一笑：“娘娘忘了臣是什么出身了，这样的事还要您操心，臣岂不该领杖责？”

“你什么出身？还不是个巴结头儿么！”皇后吃吃笑起来，婉转偎向他怀里，想来想去又有些为难，“邵贵妃有子，殉葬万万轮不着她，你打算怎么料理？”

他抚她的发，发梢捻在指尖慢慢揉搓：“娘娘别问，臣自有道理。她和皇上既然山盟海誓，圣躬晏驾，岂有衔上恩而偷生的道理？叫她随王伴驾，了不得让她标名沾祭，受些香火也就是了。”

斗了这些年，皇帝活着不能把她怎么样，死了就由不得他们了。皇后心里的阴霾一霎儿都散了，还好有他，虽说是各取所需，到底是个得力的帮手。

她笑得宛若娇花：“那么本宫就静待督主的好消息了。”

第3章 锦衾寒



寝宫里更漏嘀嗒，合着屋外连绵的风雨声，阴郁沉闷，交织出一个无望的世界。活着总归超脱不出去，比如权利衍生出的更大的空虚，一面憎恶，一面又沉溺其中不能自拔。

戌正时分肖铎才踏出坤宁宫，檐下的风灯在头顶照着，他还是干净利落的样子，甚至连头发都没有一丝乱。他是太监里的大拿，稳坐司礼监头把交椅，主子面前是奴才，奴才们面前却顶大半个主子。甫出门槛就有一队人候着，见他现身打伞上前伺候，恭恭敬敬把他迎进了东庑房里。

他在高椅上坐定，老规矩，面前的黄铜包金脸盆里盛热汤，边上侍立两个小太监，一个捧巾栉，一个托胰子。

他枯着眉头把手泡在盆里，狠狠地搓，胰子打了一遍又一遍，直到把手指搓得发红才作罢。他身边的人知道他的习惯，默默在一旁侍立，等他擦手，静下心来，瞧准了时候再慢慢回事儿。

“干爹喝茶。”曹春盎虾着腰呈上个菊瓣翡翠茶盅，觑见他脸色不好，小心翼翼道，“干爹连日操劳，儿子给您按按？”

有头有脸的太监时兴收干儿子，儿子尽心尽力孝顺干爸爸，当干爹的也疼儿子，父慈子孝真像那么回事。肖铎也有个干儿子，去年九月里才认的，十二三岁，很伶俐的一个孩子。照着外头成家立室的年纪算，爷俩相差十来岁，断乎养不出这么大的儿子来。在大内不一样，就像贵人们养猫儿、养叭儿狗，有人干爹叫得震心，图个热闹好看。

他没应他，曹春盎很乖巧地转到他身后。皇帝左右专事按摩的人，服

侍起来很有一套。拳头虚虚拢着，肩头后脖子轮一遍，五花拳打得又脆又快。

他闭目养神的当口，秉笔太监闫荪琅托着六部誊本来，低声道：“内阁的票拟都已经送上来了，皇上眼下病重，依督主看，这批红的事儿……”

“搁着。”他捏了捏太阳穴，“咱家先头那番话不过是为稳定军心，那帮顾命大臣不动刀剑，舌头能压死人。皇上要是能开口，批了也就批了。这会儿连话都说不出来，谁敢动那一笔，闹得不好就是个话把儿。外面市井里有传闻，管我叫‘立皇帝’。这话从何处来，已经打发东厂的人在查了。这么大顶帽子扣下来，万一秋后算账，几条命都不够消磨的。”

他这份小心，倒叫几个秉笔、随堂心头一震。大伙儿交换了眼色，趋身道：“督主这么说，真令属下等惶恐。莫非有什么变数么？”

提督东厂的掌印，向来只有算计别人的份。朝中不论大小官员，提起东厂哪个不是吓得魂飞魄散？督主突然这样谨小慎微，叫底下人觉得纳罕。

肖铎知道，这帮人作威作福惯了，冷不丁给他们抻抻筋就瞧不准方向。他手里捏着蜜蜡佛珠慢慢数，边数边道：“多事之秋，还是警醒点的好。皇上这病症……往后的事儿，谁也说不清。”

江山要换人来坐了，话不好说出口，彼此都心照不宣。闫荪琅呵腰道是，捧着奏本退到了一边。

“工部的奏拟，不知督主瞧过没有？”底下随堂太监道，“上年黄河改道，于临漳西决口，东南冲入漯川故道。当时工部奉旨治水，才半年光景，所报的开支已经大大超出预算……”

话还没说完，被肖铎抬手制止了。他起身踱到门前，挑了帘子往外看，雨丝淅淅沥沥飞进檐下，灯笼上的牛皮纸受了潮，朦胧间透出里面飘摇的烛火。天真冷啊，竟同隆冬一样呵气成云。他搓了搓手背，拉着长音道：“再不出太阳，治水的亏空只怕更大了。横竖不是咱们的事儿，该操心的是内阁首辅。说到底咱们是内监，皇上龙体抱恙，头等大事还是圣躬么！传令其他十一监，这两天值房别断人，不定什么时候就有旨意的。咱家头疼，旁的不多说了，还要回东厂一趟。”又哦了声，“荪琅跟着，我有话交代。”

他披上流云披风迈出门，这回没带人，只有曹春盎在边上打油伞随侍。闫荪琅趋步跟上，只听他说：“把乾西五所的名册归归拢，殉葬的人当天就

要上路，别到时候手忙脚乱摸不着头绪。”

闫荪琅应个是，说：“督主放心，这事儿今天已经在筹备了。先帝从葬六十八人，这一辈儿不能越过次序去。暂时拟定六十人，届时花名册子呈您过目，该添的或是删减的，听您的示下。”

他嗯了声，抬手扣披风上的鎏金压领，漠然道：“以往随葬都有定规，什么品阶几个人，不用我说你也知道。事要办得漂亮，恰到好处才不至于翻船。我前儿还想着歇一歇来着，眼下看来是不能够了。批红这头短了，厂卫那头更要兼顾起来。这当口还不比平时，蠢蠢欲动的人多，撒出去的番子探回来一车消息，不拿几个做筏子，东厂在他们眼里成了吃干饭的衙门。”

东厂直接受命于皇帝，四处潜伏，监视各地官员一举一动。比方有一回詹事府几位同知和赞善大夫赌钱，前一晚台面上多少输赢，第二天皇帝笑谈间就透露出来了，吓得文武百官噤若寒蝉。大难迎头袭来倒还罢了，这份时刻遭到窥伺的恐慌才直慑人心。皇帝病危，东厂的活儿却不能停，越到这种时候越是风声鹤唳。闫荪琅是他的心腹，知道他办事一向狠辣，否则则轻轻的不能坐上这把交椅。既然执掌东厂，干了就是一辈子。这种职权不容你卸肩，结了那么多仇家，哪天下台就意味着活到头了。

至于他说的办得漂亮，自然是指后宫的动向。皇帝晏驾，一大帮女人要跟着倒霉，脑子活络的都不会坐以待毙，走后门托人，不管是钱财收受还是人情交易，不说完全秉公办事，至少面上交代得过去。这头干净了，才好留下名额填塞那些原本不该死的人。两边匀一匀，遮盖过去了，差事就办下来了。

闫荪琅诺诺称是，又问：“圣上只有荣王一子，督主是要勤王？”

他一手挑着灯笼缓缓前行，听他这么说微侧过头瞥他一眼。昏暗的火光照亮他的半边脸，似阳春白雪又冷冽入骨。油靴踩过水洼，朱红的曳撒下摆撩起一连串弧度，膝襴上金线绣制的蟒首面目狰狞，他却馨馨然一笑：“勤王？这主意倒不错，兴许还能借机洗刷我的恶名。只可惜我名声太坏，这辈子是当不成好人了。”

他模棱两可的话叫闫荪琅一头雾水，即便是最信任的人，他也从不把心里的想法同他们说。他们不需要知道太多，只要按他的吩咐行事就行了。

“东厂的人进不了宫，万岁龙驭上宾之时还得司礼监出力。丧钟一响即